

无名花

陆政英 著

重庆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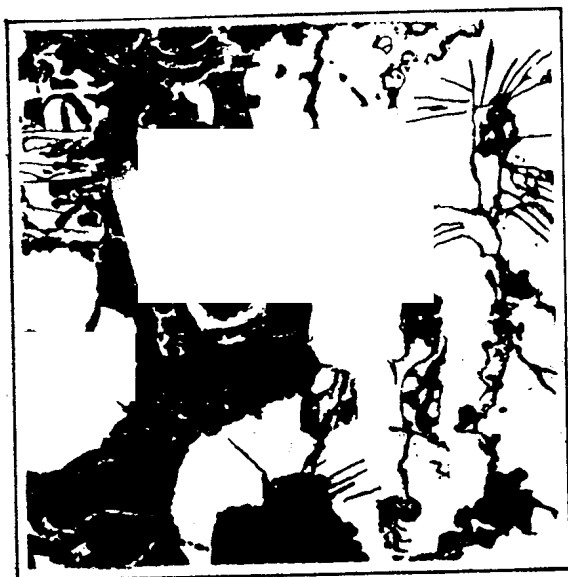


121

无名花

陆政英 著

重庆出版社



(川)新登字010号

责任编辑 陈兴芜
封面设计 邵大维
技术设计 费晓瑜

陆政英 著
无 名 花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7.875 插页5 字数129千
1992年8月第一版 1992年8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300

*

ISBN 7-5366-1885-9/I·360
定价: 3.20元



作者近照

小 传

陆政英，女，抗日战争胜利之际出生于重庆江北嘴正街。兄弟姐妹七个，她是三妹也是三姐。自幼爱唱歌，为歌做梦，梦很美。梦醒，便走上了文学之路，当然是业余。

18岁高考落榜后去云南当林业工人。

19岁右手被电锯锯断，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为她再植断手成功。《光明日报》、《云南日报》报道了这一新闻。

用再生之手握笔写散文，发处女作于1974年的《四川文艺》。1980年被吸收为中国作协四川分会会员。作品多次获奖。

当工人，做小报编辑。为人妻为人母，43岁电大毕业。活得好苦好累，竟冥玩不回头。

序

殷 白

读陆政英的文章，我时时想起她握笔的那只断肢再植的手。

在她当林业工人的时候，这只手曾被伞一般大的圆盘电锯齐腕锯断。纤弱勇敢的姑娘冲出车间，左手牢牢抓住断脱的右手，向社会，向医生呼救：“请把我的手接活，我是工人，没有手怎么劳动呵！”她没有说这只手还要写作，尽管早在做文学的梦了，也没有想到失去手将失去多少人生的幸福！这一切大概来不及想吧。人在危急之际总是想到最主要的。可贵的是信念，对祖国，对生活，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信念。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生果然给她接活了这只手。自那以来，陆政英就用这只再生的手，一边做工，一边写

作。斗换星移，便有了我正读着的这部结集几十篇作品的书稿。

手有点惊险传奇，文字可老老实实，甚至有点絮絮叨叨。她津津乐道于从一个普通的矿山女儿到成为几个儿子的母亲，从林场工人到跻身于作家圈子的所见，所闻，所做，所想。不尚华丽而词意清彻，言之有物而一往情深。有对待生活的真挚，心的善良，文的质朴，自然也有美在其中。

《金沙江，生命不息的江》、《母与子》、《我的音乐老师》、《请倾听……》这些篇中普通的人和事所内涵的纯真和崇高，是一种很高的美。以至作者情不自禁地喊出：“我理解了，为什么我的心灵这样充实。”这是生活中窥探到真善美的由衷的喜悦。

另一些短小的散文诗或诗一样的散文：《无名花》、《换肩》、《春笋》、《一碗水》、《青桐赋》……是在劳动人民中长大的年青女作者托物言志，砥砺情操，催人向上的有心之作。人生如战场，“不向困难叫苦”，“不向命运低头”，“重要的是——一步不停”，像挑重担的劳动者换肩那样，不是停下来，而是在行进中左右轮换。时代的重压，前路的崎岖，弱者踌躇却步，勇者却奋起接受磨练，用奋斗，不用悲叹，去战胜，不去屈服，心中始终亮着前进的灯，而不是看世界一片虚无。

儿时馋涎的又甜又软的红柿子，作为人生追求的象征，至今仍是“金红金红的愿望”，仍是生活的无穷魅力，引人不息奋斗（《金红金红的愿望》）。至于错划右派，知青下乡，“文化大革命”之类时代的遭遇，也有本人或亲友的身受，不能不在作品中留下印记。既不掩盖，也不沮丧。风雨过去，仍是日丽中天，星辰照样运转，前路依然畅通，谁说不是这样的呢。可要在否定中有这点肯定并不容易，只有对生活不患非分得失的人，只有不推卸人生义务的人，有理想有牺牲精神的人，才有此乐观情趣，坦荡胸怀。

如此评论陆政英这些作品，是否有点过早？不，应该也可以如此来衡量。甚至是必要的。因为我从这些作品中高兴地看见的，确实是一种可喜的幼芽萌生，一种美好的倾向。同时，这些作品中也不免有些芜杂，一些幼浅。例如《珍藏》，是写作者收到“首都一家全国知名的大型刊物”的退稿信，感动地把它“珍藏”起来。却只有受宠若惊的气氛，不见真正值得珍藏的内涵。如果有，不会不有所引申的吧。另一篇《文学讲习班三题》，同属这样的幼浅。

通过对这个集子的一些作品的浏览，更有理由问及作者今后的路。陆政英和柯愈勋，一对患难与共的文学创作伴侣，原来扎根在矿山。因为受到个别领导（歧视工人写作）的夹磨，愤而离

开。现在在一个县的文化局。创作是自由了，但离
去长期生活的煤矿基地，总是可惜。问题当然不
决定于生身处地，而在于是否密切联系群众，生
活在群众之中。就作者进入“职业”写作圈子，几
次采访式的作品来看，“工效”也是不同的。川北
大巴山之行的几篇比较切实亲切，原因是作者起
用了原来的生活积累。《希望，在田野》没有《烟
伯祭》深厚，《雨游飞机场》不如《雨中，一串小珍
珠》，后者也是调动了作者长期感受的。由此可
见，所谓“深入生活”，实质是要积极的对待生活
和有效地调动生活的问题。

对于一个写作近20年，愿意并证明能够为人
民服务的作者来说，进一步明确、落实深入生
活问题，已经是面临的关键。当然还有补充知
识，丰富语汇，广取借鉴等多方面的课题。总的
是要求从思想到生活有一个新的解放，新的开
拓。原有的亲子之爱，师友之爱，劳动之爱，工
矿传统的熏陶，要保持，要发扬，还要开拓，要
拥抱更广阔的世界。政英有此条件吗？条件，无
论是主观的，客观的，都在于创造。拿出当年取
得接活这只断手的勇敢和信念，拿出凭这只手闯
社会闯文坛的不屈精神，不要被一些东西吓住，
不唯上，不唯名，不唯大……但要心中有群众，
贴近群众，如脚连大地，总能走出自己的路来。

1991年8月8日于北京

目 录



序	殷白(1)
棕榈树, 不结椰子	(1)
太阳升起的时候	(4)
雏燕当知慈母情	(7)
冬菊	(11)
忆巧明	(15)
金沙江, 生命不息的江	(21)
雨中一串小珍珠	(26)
我的音乐老师	(31)
母与子	(35)
青春作伴南盘江	(41)

念着那匹小白马·····	(44)
跑漂·····	(47)
记得那一夜吗? ·····	(50)
我家的昙花·····	(55)
腊月·腊梅·····	(58)
重庆南站取书记·····	(61)
烦躁之时·····	(66)
无名花(二章)·····	(69)
阳光·····	(69)
无名花·····	(70)
我是·····	(72)
母亲的歌(六章)·····	(74)
小人儿·····	(74)
小猴儿·····	(75)
塑·····	(76)
小船儿·····	(77)
小鸟儿·····	(78)
儿训·····	(78)
回故乡(三章)·····	(80)
回故乡·····	(80)
寻觅·····	(81)
金红金红的愿望·····	(81)
诗人与儿子·····	(83)
大山的娃娃(四章)·····	(85)
大山的娃娃·····	(85)

望天·····	(86)
鲨鱼的故事·····	(87)
绿蝴蝶·····	(88)
望(二章)·····	(90)
望·····	(90)
海魂衫·····	(91)
文学讲习班三题·····	(92)
夜读的插曲·····	(92)
播种者·····	(94)
新娘·····	(95)
珍藏·····	(97)
换肩·····	(99)
我唱·····	(101)
巴山背水图·····	(103)
请倾听·····	(106)
一碗水·····	(110)
青桐赋·····	(112)
寒溪河·····	(114)
南江桃园行·····	(116)
肖家场散记·····	(122)
月照山女子·····	(128)
哦,葛洲坝·····	(131)
葛洲坝纪事·····	(133)
泻洪闸·····	(137)

您在我心中是树	(139)
珍珠泉边	(144)
未成为国际头条新闻	(153)
三月的风	(160)
春笋	(162)
相逢才知曾相识	(163)
朝天门之恋	(169)
书缘	(172)
鼓点催我	(178)
燕儿窝的故事	(181)
夜，静悄悄	(184)
有个电话没人敢接	(187)
姻伯祭	(191)
希望，在田野	(195)
泥土的奉献	(198)
卖菜的汉子	(205)
雨游飞机场	(207)
朋友送他去远方	(210)
花·娃娃	(213)
那棵高大的枫香树呵	(216)
难忘的两件小事	(219)
一篇散文诞生的故事	(223)
我是残疾人吗？	(230)
后记：虽是无名花朵朵	(240)

棕榈树，不结椰子

小儿子学校放假，我便带他转了几次车，专程到黄桷坪四川美术学院看美展。

一脚踏进校园，扑面就有浓浓的艺术氛围。那仿佛随意散置于道旁、草坪、树荫下的尊尊雕塑作品，令人驻足。观赏良久，心里不由荡起阵阵惊叹……“美院，也不是那么轻松便能进的。”这是我的大儿子最近信上的话。他去年报考美院，专业、文化均过录取线而未被录取，便背上画板浪迹天涯去了。今天我带小儿子来，他长大也会来敲这高等艺术学府的大门么？说不准。以

后得看他自己。不过，我认为人是要有几个艺术细胞才好。

美院展馆大门内，一排桌上摆着中央美术学院非洲多哥留学生阿穆祖的几件陶雕。展品少印象却强烈；那毫无正确比例的陶雕，是古朴？古怪？还是古拙？总之是一种原始，一种陌生。

和小儿子看了美院师生的画之后，我们又回到大门外。两青年正操摄像机拍那陶雕。听说旁边那位穿背带牛仔裤的黑人青年就是阿穆祖。

再次仔细欣赏那些陶雕。作品名称很富哲理与诗意的简言，吸引了我。

“人。可贵的是不懈追求未知。”

“粗犷艺术在未被认识前是被禁锢着的。”

……我似乎感悟到了些什么。

那尊山形物上立着牛头的黧黑的陶雕，命名为《复活》；棕色的柱形人体，头上竖一犀牛般独角，命名为《保护神》；题为《生命力》的人体两脚如锥，绘着怪诞花纹的硕大的腹部，果真饱藏着生命的力么？而土黄色的《法官》有长颈座般细脖，有外星人似的两大圆目。长颈下干脆是敦实的大大的方块。这里蕴含着什么意思呢？是装法典的箱子？还是盛坏水的肚皮？这样的法官能审判恶么？会还原美么？

一尊粗糙的金字塔状的陶雕，漆黑如作者本人的肤色，竟贴着《棕榈树，不结椰子》的名称。

看到这儿，我禁不住会心地笑了：

“你黑非洲之子，你灼热阳光下长得挺拔的棕榈树呵，当然不结椰子！你只结你自己的果，它属于你的民族，属于你的祖国！”

非洲有自己的历史与文明。这位留学生忠于故土，不忘祖先。“不懈的追求未知。”在这一点上，遥远的非洲与我们古老中华是一致的。

对雕塑艺术，我是门外汉。我是凭直觉领悟。“艺术是看不到的，只能看艺术品。”是的，艺术家创造的是艺术品，而艺术，要靠观赏者自己心灵的悟性去领会、想象和进行再创造。那心领神悟之中的艺术，也许便是难于用言语倾述的斑斓而丰富的境界了。

如果，我那历经荒漠风沙的大儿子来看这些陶雕，定有他自己的别一番的领悟吧。戴红领巾的小儿子懂么？望着他那双清澈如水的大眼睛，我想我会细细地给他讲我的一点领悟。他能懂多少算多少。

未来世界是他们的。他们自会“不懈地追求未知。”

“生命没有尽头，艺术没有尽头。”

1988年16月31日

太阳升起的时候

太阳升起之时，便是光明降临大地之时。

这一刻，是那么美妙，令人过目不忘；这一刻，如一支晨曲，久久响在我的心头。

“卡啷、卡啷……”和着列车轻微的震响，我醒了。真的醒了么？为什么感到有一片柔柔的红，包围着我？是梦的玫瑰红么？慢慢地睁开眼，眼前果然红光一片。不是梦，可又是什么呢？我定了定神，寻找红光的来源——从车窗上的丝绒窗帘缝中，透进来的一抹红，刚巧罩在我睡的中铺上。我翻身坐起，伸手撩开窗帘，那亮

